

白石一文精品集

永远在身旁

〔日〕白石一文著
彤彤译

永遠のとなり

我发现一个真相，
一个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的真相，
这个真相让我惊恐万状，那就是，
我竟然讨厌自己。

日本重量级畅销书作家
直木奖得主 人气火爆
堪比 村上春树

白石一文



ART 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永远在身旁

Yongyuan Zai Shenpang

【日】白石一文 著

彤彤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在身旁/(日)白石一文著;彤彤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5
(白石一文精品集)

ISBN 978-7-5396-5434-8

I. ①永… II. ①白… ②彤…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9556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11983

Eien no Tonari by Kazuhumi Shiraishi

Copyright © Kazuhumi Shiraishi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5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2007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through NISHIKAWA COMMUNICATIONS CO., LTD.

出版人:朱寒冬

出版策划:朱寒冬

责任编辑:刘冬梅 刘畅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63533889

印 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7.375 字数:150千字

版次: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2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第一章

人一辈子就是出生、活着、死亡三部曲——我回想着阿敦的这句话。

“生”“死”应该是命中注定，谁也无法选择、无法回避，但夹在两者之间的“活着”可没那么简单，这个过程因人而异，人与人之间“活着”的差别整出个天上地下也不足为奇啊。

“是花粉的原因吗？”

“不好说。现在应该不是花粉的季节。”眼科大夫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道。

花粉过敏是我的老毛病，已经三年了，但眼睛不舒服是从去年三月份才开始的，记得当时刚从池袋搬过来。

草木复苏，蓓蕾绽放的季节对喜欢戴隐形眼镜的我来说是个灾难的季节。

“不能戴隐形眼镜了吧？”我问。

“嗯，至少这几天不要戴，你两眼充血，再不控制就会发展成结膜炎。”

年轻女医生细眉微蹙，轻声细语地说着。她看上去有二十来岁，眉目清秀，绝对是清丽佳人。

检查结束，诊室的灯亮了，女大夫苗条的身材展现在眼前——白色短裙下露出修长双腿，白上衣里的鼓鼓胸脯和细细腰肢富有曲线。

我一边听她讲诊断结果，一边用目光把她剥得一丝不挂，不过画面不那么清晰。

今天的病情似乎不妙。

“开点眼药水回家滴吧，要尽快控制眼球充血的症状。隐形眼镜暂时别戴了，好一点再说。”

“谢谢！”我站起身来，向她鞠躬致谢。“不客气。”她莞尔一笑，伸手拿起桌上一位患者的病历。

我回到门诊大厅，划价、缴费、领药。一切完毕，我取下眼镜，掏出手帕擦了擦。

平时，我都是戴日抛型的隐形眼镜。现在眼睛的症状与去年完全一样，意味着在梅雨季节来到之前，我必须暂时与隐

形眼镜拜拜。我对着天花板的灯光仔细擦拭镜片，发现鼻垫旁还有一小块油渍未擦干净，于是又擦了一遍。

时针指向五点。我和阿敦约会的时间到了。

我们约好在一楼的星巴克见面。

尽管香椎滨诊所在购物中心的二楼，而星巴克咖啡就在它的楼下，我还是立刻离开诊所快步奔向下楼的扶梯。

黄昏时分，购物中心人群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拎着大购物袋的年轻女郎和推着婴儿车的母亲不时擦身而过。

几分钟就到了一楼的约会地点。

阿敦已在那里等候。身穿深咖啡色羽绒服和牛仔裤的他正望着前面的几个空座位发呆。

“我们走吧。”我对阿敦说。

出了购物中心大门，穿过喷泉公园绿地，我们在香椎滨中央路口停了下来，等待红灯过去。

眼前的这条道路双向都是四车道，宽阔却繁忙，可谓车如流水马如龙；福冈城际高速高架桥立于宽阔的道路中间，整齐的水泥桥墩向左右两边延伸开来，像一条不见首尾的长龙。

早春二月，春寒料峭。

默默走在前面的阿敦转过身来说了一句：

“过了马路就是。右边那栋楼。”

右前方是两栋并排的高层建筑，属于福冈市经济适用房，也称廉租房，中间有停车场和一小块儿童游乐场地。

进了小区，阿敦径直向其中的8—2号楼走去。

大楼年久失修，显得肮脏破旧——入口处没有遮雨棚，墙壁和柱子上下都是黑乎乎的，贴在公告栏上的五颜六色的小纸片在寒风中哗哗作响；里面有一部很小的电梯，门朝楼外，门上也是锈迹斑斑，布满划痕。

我颇感吃惊。

去年七月我搬进廉租房，离这儿只有五分钟的路程，但感觉却截然不同——我住的地方环境整洁优雅，周围都是新建的小区，大楼还有门禁系统。

而且，房租并不一定就比这儿贵——我猜想。

眼前这种仍在使用的老式经济适用房，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怀旧感。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为满足市民改善居住条件的迫切需要，全国各地都迅速兴建了一批经济适用房，涌现了一个个新的住宅小区。香椎小区就是其中之一，因规模较大，

在外地形成连锁效应,故颇有名气。昭和三十年代(1955—1965年),我和阿敦的小学、初中同学一半上都住在香椎小区。

阿敦是小学三年级时搬进香椎小区的,随之转入附近的千早小学。我和父母、弟弟一家四口则一直住在这片小区的廉租房里。

阿敦按下电梯按钮。

“这楼有多少年了?”我问。

“昭和五十八年(1983年)竣工的,二十多年了。”昭和五十八年?那是我去东京工作的第三个年头。

“当时盖了十一层,应该是这一带最高的吧?”

“当然。以前这里是一片汪洋,刚刚填完就盖了这几栋楼,四周荒凉得很。”

阿敦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目光一直盯着电梯楼层显示板。

这一带真正开始大规模填海造地时,我们家已经搬进了自己的房子——父亲给我们在香椎滨附近盖的带有小院的平房;阿敦却和母亲仍住在没有改建的旧廉租房里,他和我都在

县立福冈中学念书。

高中时，我常到阿敦家去玩儿，一片广袤的海面被渐渐填平的壮观场景照理说应该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但现在却怎么也回忆不起来。

电梯到了九层。

逼仄的楼道内靠墙放着几辆积满尘土的自行车，我跟着阿敦从楼道右侧穿过。

从楼道窗户向外看，夕阳已经西沉，远处蜿蜒而来的福冈城际高速高架桥披着熠熠的余晖居然从眼前穿过；而近在咫尺举目可及的大海，此时却被鳞次栉比的楼群遮挡，连影子都找不到。

阿敦快步走在前面，到了楼道尽头的一家门前，停下脚步。

奶黄色油漆铁门已经斑驳陆离，门上写着九〇九室，旁边还有一块小铁牌，上书“坂下辉夫”四个字。

阿敦没按门铃，从裤口袋里掏出钥匙熟练地把门打开了。

“大爷，是我！”话音未落，他已走进屋里。

“您好，打扰了。”我也寒暄一句，赶紧脱鞋跟着进了门。

走进玄关，我看到走廊右侧是一间铺着木地板的小房，像

是带厨房的餐厅,左侧是一间约十平方米大的起居室,一个身穿和服棉袍的老头正坐在暖炉桌边看电视。

“您近来好吗?”

阿敦向老人打招呼。老头只是抬起右手挥了挥,视线一直没离开电视机。

阿敦径直走进厨房,把买来的鸡蛋、蔬菜、豆腐和山药条放在操作台上,熟练地把需要保鲜的草莓和不知道是什么肉塞进了冰箱。看来,他熟谙这里的一切。

我不知所措,又不能径直坐到暖炉桌边,只好傻愣愣地站在门口,一动不动。

阿敦利落地收拾完毕后,使了个眼色,让我和他一起并排跪坐在暖炉桌前。

“大爷,今天买的草莓。”他拿了一盒草莓放在坂下老头跟前。

坂下老大爷眼窝凹陷,大额头,满头白发理成板寸,眼睛倒是炯炯有神。他瞥了我们一眼,没好气地说:“草莓?不吃。吃了闹肚子。”看来,像是个倔老头。

“没事儿。您要多吃水果,补充维生素 C,免得得老年痴呆。我把它洗干净,摘掉蒂,放在冰箱里,您想吃时就拿出

来吧。”

接着，阿敦从我拿着的超市袋里拿出香槟酒、三得利威士忌和一些凉菜，放在暖炉桌上。

此时，大爷的目光终于离开了电视机。

他看着我们。

“大爷，他是青野，我的朋友，也是我小学同学，今天晚上我特地叫他来，是想咱仨热闹热闹，好好喝点儿酒。”

听完阿敦的介绍，老人看着我的脸。

“大爷您好，我叫青野精一郎，请多关照。”我低头行礼。

老大爷一改刚才冷漠的表情，向我鞠了一躬，低沉地说：“我叫坂下辉夫，欢迎光临。”

“大爷，刚才去岩田屋买了上等的鸡肉，今晚咱们做鸡肉寿喜烧怎样？”

阿敦拿起那包肉在大爷面前得意地晃了晃。

“好啊，鸡肉寿喜烧，好吃得很啊。”

大爷微微扬起嘴角，露出兴奋的笑容。

晚餐的气氛轻松愉快。

今年整整八十岁的坂下老大爷，大口喝着阿敦买来的三

得利威士忌,显得精神矍铄。而且,他胃口极好,吃了不少鸡肉寿喜烧。

“三得利这个牌子的威士忌味道真不错。以前我买过一瓶尝尝,发现口感真的太棒了,今儿个无论如何也得让您尝尝。”

阿敦微醺,絮絮叨叨,频频与老头碰杯。我正被花粉过敏的毛病闹得心烦意乱,加上明天早上还有事儿,因此没像他们那样开怀畅饮。

墙上挂钟的时针已经越过八点。

老大爷不知上了多少次厕所,这次,他回到小桌旁说:“看来,咱们之间真的只剩下吃喝了。”

“那也不错嘛!我来您家已经五年了,该问的都问了,该说的也都说了。您的故事我都听了多少遍了?家人的事全知道了,以前工作上的事也全知道了,还有,您年轻时的英雄事迹也统统知道了,没得聊了。至于您说的肝脏那点事儿,喝喝酒,看看您的气色,就什么也不用问啦。所以,现在只要能吃饭、能喝酒就好。”

阿敦喝得满脸通红。

阿敦九年前关闭了银座的事务所回到博多,眼下,博多话讲得字正腔圆、地道自然。我不行,离开老家多年,去年才回来,讲家乡话跟外地人似的。

“大爷,您喝得不少了,没事儿吧?”

坂下多年酗酒,肝脏各项指标都不正常,去年在市立医院住了两个星期的教育医院^①。

“医生的话不能不听,也不能全听。男人不喝酒,白在世上走。没这点乐子,整天憋得慌,没劲。偶尔闷两口,解忧解压,有益身心啊。话又说回来,坂下大爷只有我来的时候才喝呀,每月不就一两次嘛。”阿敦振振有词。

阿敦与坂下大爷素昧平生,根本不认识。五年前的一天夜晚,在香椎车站前一家名叫权兵卫的烧烤店里,两人恰好在吧台前相邻而坐,搭讪之后,相谈甚欢。之后,阿敦便成了这里的常客,每月来两次,和大爷一起喝酒、吃饭、聊天。

近些日子阿敦老是邀请我一起来。说实在的,我对专程跑去陪一个老头吃饭兴趣不大,故一再婉言推辞。

但是,今天阿敦又给我打电话,盛情难却啊,就没再拒绝。

^① 注:在教育医院里,病人一边接受治疗,一边接受相关疾病防治知识的教育。

现在我知道了，阿敦不像社区志愿者或社区小时工那样，只是帮助孤寡老人干干家务活、扫扫屋子、买点东西什么的，他是真的肯花时间陪老人喝酒、聊天、开心，尽兴方休。

“平时，大爷谨遵医嘱，每天只喝香槟之类的气泡酒，而且绝不多喝。一辈子好喝酒，却这么有毅力，令人佩服！”

阿敦似乎管不住舌头，他带着醉意嘟噜完后不停地点头。

我有点疑惑。从老头儿今天喝酒的生猛劲儿来看，是否真像阿敦说的那样有毅力很值得怀疑，但我没说。

指针指向八点半，阿敦起身开始收拾桌子，坂下老大爷也放下筷子，把桌上的碗盘拿到厨房。

“大爷，这寿喜烧，明天往里搁点面条就是一顿午饭喽。”

“行啊。”

“草莓已经用保鲜膜包好了，别忘了吃啊……”

“我不喜欢草莓……”

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和一个八十岁的男人在厨房里你一言我一语，说着柴米油盐的琐事。

九点，暖炉桌和厨房的一切都收拾利索了，阿敦向大爷提出辞别，坂下老人一脸平静。

“我们走了，改天再过来。”阿敦在狭窄的玄关穿上鞋子，

对大爷说。

老大爷好像想起什么，说了句“请等等”就返身跑回屋里。一会儿，他拎着个鼓囊囊的超市塑料袋出来。

“给你。”坂下把塑料袋递给阿敦。

“唉，每次您都这么客气。”

阿敦打开塑料袋，一股木质特有的清新和芬芳扑面而来，我不禁探过头，原来里面装着一堆木球，三厘米大小一个。

“这些桧木球是大爷亲手做的。”

怪不得。我想起了泡桧木浴时的气味。

“你分一点给青野先生吧。”大爷说。

“谢谢您。”我赶紧鞠躬道谢，然后，离开了房间。

天色渐晚，楼道和窗外都开始静下来，电梯上下的声音显得特别响。

我说：“他送你的东西很有品位。”

“老头儿以前是木匠，做家具手艺很不错，所以，他每星期都会有几天去箱崎海边的一个废品回收站，找一些废弃家具进行修补，当然，是做义工。剩下的边角料就做了这些玩意儿。他知道我需要它。”阿敦说。电梯到了，狭小的空间里只

有我和阿敦，他呼出的酒气盖过了桧木香。

“每次他都送我不少，这次都给你吧！桧木中的桧醇成分有镇定的功效，泡澡时放进浴缸里，有助于消除疲劳、放松身心、镇静安眠，对你的过敏毛病应该有辅助疗效。”阿敦把塑料袋递给我。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接过袋子，发现并不轻。

外面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冷。

一轮皓月正好悬在 JR 线快轨千里车站附近的大厦上，皎洁的清辉洒满四周。

“啊，爽啊。”阿敦抻开双臂，突然喊了一嗓子。

一条柏油路穿过茂密银杏林向前延伸，路上几乎没有行人，附近的住宅也都静悄悄的，只有我和阿敦说着、笑着、信步走着，脸上热乎乎的……

柏油路尽头是香椎东邮局路口，穿过红绿灯，左侧是香椎小区，右侧是我和阿敦的母校——千早小学和香椎一中，两所学校刚好一前一后排列。我们现在行走的地方包括香椎小区和学校一带，在三十多年前都是海，属于博多湾的一部分。

“坂下大爷那套房房租多少？”

刚刚离开的坂下家的场景还我脑海里浮现着——进入玄关后,右侧是厨房兼餐厅,此外,还有一间十平方米大的房;加上左侧一间大房,正面一间大房——典型的三室一厅户型,一个人住绰绰有余,几近奢侈。

“根据租户的收入而定,坂下大爷好像每月付一万五千日元。”

“一万五千日元?”

我瞪大眼睛,忍不住喊出声来,真让人羡慕得要死!我现在住的是二室一厅,面积虽说和他差不多,房租却是他的五倍!

“像大爷那样,只要有退休金,养老不成问题,老年生活无忧无虑。人一辈子不就是出生、活着、死亡这三部曲吗?谁也逃不过。”阿敦说。

人一辈子就是出生、活着、死亡三部曲——我回味着阿敦的这句话。

“生”“死”应该是命中注定,谁也无法选择、无法回避,但夹在两者之间的“活着”可没那么简单,这个过程因人而异,人与人之间“活着”的差别整出个天上地下也不足为奇啊。

一想到这些,我觉得在这沉沉的冬夜里,在这寂静的小路